



茗边老话



佛石調曲一石調曲
王公字明者也果手隱於北魏山鈔絕是調曲
蘭一山左將情絕以其學微而遠而不謀殺人以陳
相明三章之宜新至對明蘭蘭里十年於此陽縣年
多九十七無子傳之其聲遂蘭可
幽蘭第五
那蘭中指十止半寸許
相急下与柄俱下十三下一
扶管尚食指概而又半扶官
寸許索河留於面角即在兩半扶扶枕聲一句緩起



中乐寻踪

辛丰年著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■ ■ ■
诗外之乐，其乐已亡；诗中有乐，其音微妙。
中国乐器当中，什么乐器最古老？什么乐器性能完
善、表现力强、而又最有特色？什么乐器与其乐曲
最能反映中国音乐在理论上、创作上、演奏上的高
水平？什么乐器同诗歌有最亲密而悠久的历史关系？
不知七弦琴之美之妙者，竟可谓不知中国音乐。



责任编辑：柳青松
装帧设计：郑在勇



茗边老话

ISBN 7-5382-5301-7



9 787538 253016 >

ISBN 7-5382-5301-7/I·389

定价：10 元



中乐寻踪

辛丰年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乐寻踪/辛丰年著. —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8. 9

(茗边老话)

ISBN 7-5382-5301-7

I. 中… II. 辛… III. ①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②音乐史 - 史料 - 中国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25368 号

总策划、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责任编辑: 柳青松

美术编辑: 宋丹心

技术编辑: 袁启江

责任校对: 马 慧 王 玲

装帧整体设计: 郑在勇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)

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40

字数: 29千字 印张: 2.3

印数: 1—5000册

1998年9月第1版,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10.00元

序 言

香、茗之用，其利最溥。物外高隐，坐语道德，可以清心悦神。初阳薄暝，兴味萧骚，可以畅怀舒啸。晴窗拓帖，挥麈闲吟，篝灯夜读，可以远辟睡魔。青衣红袖，密语谈私，可以逐情热意。坐雨闭窗，饭余散步，可以遣寂除烦。醉筵睡客，夜雨蓬窗，长啸空楼，冰弦戛指，可以佐欢解渴。品之最优者，以沉香、芥茶为首。第焚煮有法，必贞夫韵士，乃能究心耳。

《长物志》中的这一段文字，好像是为香、茗做广告，现在把它抄了来，却只为它意趣好，意境好；是否有沉香、芥茶，尚在其次。何况，这里才只借了一个“茗”字来。

如今出版丛书成一大风气，心里其实不很赞成。所谓“茗边老话”，似乎未能免俗，也成了一套丛书。但它的本意原只在用一壶香茗，串起零落散漫的故事。有了这样一个名义，作者、读者，便都可以聚拢来，讲故事、听故事。虽然，这故事未必得自香茗，而多半得自阅历，得自学识，得自志趣，乃至得自性情。总归是平实、疏



茗边老话

朗、清清明明的文字，思旧忆往，谈天说地，或关乎国家民族，或只是一家一人之悲欢，江山丘壑，曲径幽窗，皆成风致。而有了这虚设的一壶一盏，则不必月夕花朝，风细帘轻，相识与不相识，都可以聚拢来品一品，听一听。“茗边老话”，与其说是一套丛书的名称，不如说只是一个聚会或曰雅集的名义。聚会中讲的故事，也便如这聚会，无始无终，聚散由人，即便得自学识者，也多半“取语甚直，计思匪深”，而只待“忽逢幽人，如见道心”。“茗之用，其利最溥”，此之谓欤！

《读书》十年，常与佳茗之会。“自我不见，于今三年”。最常思念的，便是这聚会和聚会中人。今借友人力，试以佳茗拜邀，竟重得雅集，重得晤对。只是一点私心，本来深藏，却因被硬派着交代缘起，才把它写在这里。好在这聚会从来是开放的，假公济私之罪，或可不问罢。

戊寅七月半 脉望拜识于万象书坊



前缀

一、史中寻乐

二、诗乐因缘

三、泠泠七弦上

四、诗乐疏离 文人非乐化

后语



前 缀

长寿几千年的中乐史，从何说起？只用两三万字，如何说得尽？以作者对这个题目的知之甚浅，更哪能说得清？

既然对中乐有深嗜，自然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好者大家来共赏。怀着这种心情，温读有关的资料，无声的和有声的，凑成了这篇读书札记。材料驳杂，议论轻率，不值方家一顾；只盼其对于普通的音乐爱好者能起一种引起兴趣的作用吧。

一、史中寻乐

古老的独具特色的中国历史，如同一条从未断流、消失的长河。

古老而且独具特色的中国音乐，是中国历史中的重要部分，也是几千年长流不息。

历史的保存，主要靠文献与文物。音乐的记录，主要靠乐谱、录音。

古时候当然没有录音机。乐谱的发明也姗姗来迟。中国最早的记谱法，所谓“声曲折”，是西汉时才出现的。那也是非常原始的记谱法。

有谱之前的古乐固然无声可稽了，后来虽然有了乐谱，历经朝代兴亡变乱中的水火兵虫诸多劫难，幸存下来的也成了凤毛麟角。

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最古的中国乐谱，仅仅剩下唐人手写的古代七弦琴曲《碣石调·幽兰》，敦煌遗书中的唐代琵琶谱和工尺谱。前两种古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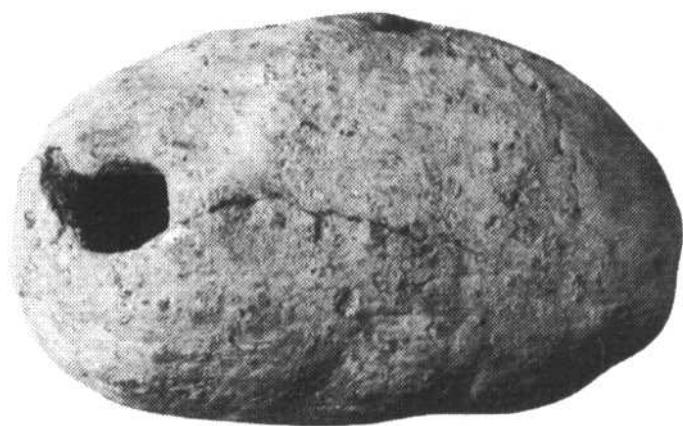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已有不少专家进行了“打谱”或“破译”的工作，可以演奏了；但那译与演是否符合原来的音乐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效果来看也还是个疑问。

所以，从那可得而闻之的音乐来看，中国之古乐竟可以说是大部分已经声沉响绝，不可得而赏之了！

然而，如果同西方古乐的向往者相比，我们又是幸运的。我们可以借助文献、文物，借助那从未断线的大量史籍，从中发掘“音乐”。

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把音乐放在一个很高很重要的位置上。统治者是如此，文人也如此，所以史籍中很早、而且一直有关于音乐的记载。而在文人学士的诗文中，涉及音乐的内容也占了很可观的部分。除此以外，还有发掘出来的地下文物，可以直接间接地为历史作见证，有的还能重新发出沉默已久的声音。何况还有古乐保留于今乐中

陶埙



的痕迹，等等；这些都可以有助于我们驰骋自己的想象。

史中有乐！我们可以向史中去寻乐。

从历史文献与出土的地下文物来看，中乐之初始非常稚拙，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是一样的。例如，出土于约六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的陶埙，只能吹出两个音来。出土的殷商晚期、小屯殷墟的陶埙，有了五个音孔。后来构成中国音乐最重要特色的“五声音阶”才基本上形成了。从“五声不全”的原始乐器，到完整的五声、七声音阶的最后形成，据估计大概用了三千多年的时间。

夏、商、周三代那漫长的岁月中，贫乏的音乐语言约束着先民们表达抒发自己的感情，难以畅所欲言，那烦闷是可以想见的。见之于古史的所谓《葛天氏之歌》、《伊耆氏之歌》，还有什么传说是尧舜时代的《击壤歌》、《南风歌》，我们在想象中只能把它们谱成一种极其朴拙粗犷，原始气息



甚浓的山歌野唱。

中国的文明似乎有一种“早熟”的现象。中国的音乐文化也有这特点。尽管起步艰难，三千年才基本上找到了自己音乐语言的基础五声、七声音阶，可是它以加速前进的步子走向了成熟。于是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，于“百家争鸣”的文化高潮中，同时也交响着相当成熟了的音乐之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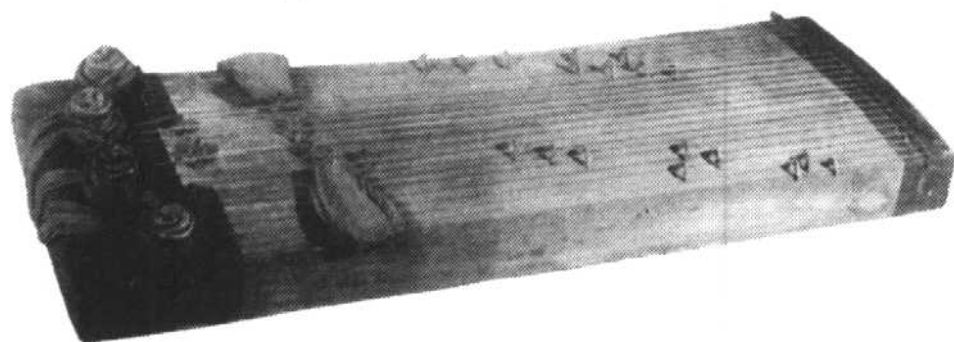
史中之声说不胜说，听不胜听，只可拈出几个最有乐感、最有史感的例子来说。

孔夫子是个百科全书似的智者。他又是个极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、很懂音乐也深爱音乐的人。

由孔门弟子记述的《论语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。”（孔子如果到人家去吊过丧，哭过；那一天就不再唱歌了。）

可见，他平日是爱唱歌的，并不像后来的道学家那样终日板起面孔不苟言笑，更不肯哼哼唱唱了。哭过了便无心唱歌，也可以想见他是用真感

瑟



情来歌唱的。“唯乐不可以为伪”是儒家经典《礼记》中《乐论》那篇重要的乐论中的警句，正可为此事下一注脚。

孔门高足，通晓“六艺”包括音乐在内的“七十二贤人”之一的子游，去治理一个小小的地方。他也推行“乐教”，兴起了“弦歌之声”（“弦”就是用乐器演奏或伴奏歌唱）。老师听到了，“莞尔而笑”。虽然他口里说的是批评口气的“割鸡焉用牛刀”，其实他心里是欢喜而得意的，所以才加上一句：“前言戏之耳！”

孔子不但爱唱，还能击磬，鼓瑟，弹琴。有一回有个他所讨厌的客人来访，他托辞不见，却又“取瑟而歌，使之闻之”。这是有声又有情绪的一个历史镜头！

他的爱乐之深，十足地反映在“子在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”这一记述中。《论语》中这段话是记他到了齐国，听到了他认为“尽善尽美”



的《韶》乐，入迷到了一连三个月都不觉得口中吃的肉是什么味道。

这并不完全是文学的夸张。从大脑的有兴奋必有抑制的机制和欣赏心理学来看，孔子这事大概不会是无稽之谈。凡是乐迷，都有相似的体验，当你被所嗜爱之乐吸引住的时候，你对口中的食物是食而不知其味的。

孔子不但爱乐，而且知乐，而且深知乐理。因此他能“正乐”，即纠正音乐中搞错乱了的地方。把几千篇诗歌整理编选为共有三百多篇的《诗经》，这件工程浩大的编辑工作也绝不仅仅是在竹简上做文字工作，那是包括音乐上的审订在内的。因为，《诗经》中所收的那些诗歌，都是当时流传于民间或宫廷中的歌曲，是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。不是一个对音乐有广博知识的内行，是担负不了这件工作的。所以他才说：“吾自齐返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

《论语》中还记着：“子与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后和之。”意思是：他同别人一道唱歌，发现别人唱的歌好，一定要让人家再唱一遍，然后自己也跟着唱。这就不但活画出一个爱乐的孔子，也说明了他所以知乐并非生而知之，也是虚心好学的结果。

最能为孔门音乐气氛传真的，是《论语》、《先进》篇中的一段实录。

几位高足，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陪着老师坐着。孔子问他们各自有何追求。于是，子路等三位一个个作了回答。剩下一个曾皙没有交卷。原来他在一边弹他的瑟呢。按年齿大小来说，子路后面便该轮到他了，老师却不曾去打断他的乐兴，先问别人了。既然大家都说了，夫子便催道：“点！尔何如？”“点”就是曾皙的名字。这时，“鼓瑟希，铿尔，舍瑟而作。对曰”接下去便是那段引起孔夫子感慨的话了。



这一场孔门言志的生动报导，极富现场感。但如不留心听那史中之声，那便糟塌了这段精彩的有声史景了。“鼓瑟希，铿尔”，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如闻其声！老师发问，曾皙且弹且听。直到已点了自己的名，仍未住手，而是恋恋不舍地慢下来，边弹边想，故而“音希”。想好了，才拨弦铿然一响，结束，推瑟而起。

孔门教学，师生关系，弦歌不辍，那个时代的高级知识分子同音乐的关系，都让我们从这史中之乐、乐中之史里亲切地感受到了！

春秋战国之际真正是中国文化的一次“灿烂的爆发”！（伏尔泰妙语）音乐文化自然也在其中，所以那一段历史是更显得有声有色的。

散见于史传、诸子百家的著述中的许多记载，哪怕只是些片鳞只羽，也都有很浓的史感与乐感。比方，有这样一个细节：“古之佩玉，左宫右徵，以节其步，声不失序。”就是说，左、右的佩玉分

别发出相当于今日“1”、“5”之音，正好是极和谐的五度音程，试想那环佩叮咚的场面是何等音乐化！利用想象把它们连缀起来，便不难感受到当时那个社会中的音乐之声是如何的洋洋盈耳了。

当时，秦地的文化是相对落后的。李斯在上书劝说秦王不要逐客时说到，“夫击瓮、叩缶、弹箏、搏髀，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，真秦之声也”。在这幅斑驳的人民音乐生活画面中，不但有陶制的乐器缶，连击瓮和拍打大腿也成了伴奏，而歌唱又只是“呜呜”之声，只是无词的喊叫，也实在太粗陋了。粗陋尽管粗陋，但人们渴求用音乐来表达激动的情绪，不是也活现于我们的想象中了吗！

10
/
11

造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幅画面，其中传出了更热闹也更发达的音乐生活的信息。

《战国策》中记叙那个凭着三寸不烂之舌，唾手而取六国相印的苏秦。他游说齐宣王的一篇话